

张弦电影剧本选集

张 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收集作者五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按写作年代，顺序编选。

1956年，作者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，创作了《锦绣年华》，并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成《上海姑娘》，把五十年代初期，我国年轻人的事业、理想、欢乐和苦恼，生动地倾诉给读者。之后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被迫停笔二十二年。但作者仍诚挚地通过《心在跳动》让读者感受到知识分子爱党、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工作的一颗赤诚的心在跳动。1980年，作者又把在农村的生活感受和思考倾注进了小说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，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，获得了第二届电影“金鸡奖”的最佳编剧奖。1982年，作者根据王蒙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成《青春万岁》，希望通过它和读者一起回忆、了解建国初期中学生的美好生活。

张弦同志历经沧桑，对生活有深切感受。他的作品，有思想深度，有艺术魅力，时代感强，耐人寻思，发人深省。

责任编辑：曹汝仪

张弦电影剧本选集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武清河西务印刷厂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9 插页：6 字数：361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500册

(内有平装本3,5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34

定价（纸精）1.95元

序

历史就是历史。它既不能增，也不能减。

这样的话已经被人说过千百次，并且还将继续说下去。而每一次，当人们独立地作为真理去发现的时候，都赋予它各不相同的内容。因此，发现真理的历史，自身亦各有其历史。

今年春天，张弦要出版他的小说集，写信来要我写一篇序言。想来想去，我写不出。在我看来，张弦已经走在我前面很远了，不惟小说，便是他平日写给我的信，也每令我悚然。他要我少应门市，沉下心来写点结实些的东西；他说他两栖于文学和电影，文学界的谈吐，思路，见地，志趣，大都胜于电影界。电影要弄出点名堂来，必须改变这个现状。当有人转托我请张弦写个电影剧本，我当面告诉了他，他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他们总是热衷于情节……”

张弦在想什么，由于长期隔绝，我逐渐不甚了了。他来信总抱怨没有机会深谈，这当然也是事实。但我自从再次和电影挂上钩，作品读的少，和文学界很隔膜，交谈的内容也就少了起来。一次随便谈起某女作家的新作，我说我的邻居都来向我借阅，但我却没有，也没读过。他说她热衷于彼岸的爱情；而当前的中国，特别是农村，青年男女们所苦恼的，却实际得多。

可不是吗？今年他以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获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，一位从上海来的老作家看见我，说这是他三十年来看见的一部最好的电影。这位作家素以稳健著称，因而我想他的所

谓最好，不是就一般意义而言，而是就它勇敢地揭示现实矛盾而言，亦即作家和现实的关系而言。从这方面对他有所触动，并且触动较深，倒也是中国文学在近三十年来的重要变化之一。而在此之前，张弦的小说已两度获奖。张弦在迸发，作品的数量却不甚多。听到不少文学界的同志们说，张弦写的不多，而每有新作问世，总引起一片涟漪！《银杏树》发表之后，也很引起电影导演们的谈论，直至今日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张弦和文学的姻缘，首先是和电影的姻缘。我认识他时，他是个冶金工业部门的青年技术员。我读了他的处女作《锦绣年华》，当时叫做《大学毕业生》。题材是他所熟悉的，人物之中就有他自己，那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现在想起来，正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兴旺时期的图景。其时他颇有志于电影文学，而电影文学是什么，我亦茫然。只是由于专职看过几年电影剧本，不免有些零零星星的感触，他每次来，可能也随便谈些。而更多的则是谈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事，也就是对生活的理解，对人的理解，对社会的见地。这种谈话每每至于深夜，使他回机关时，不得不逾墙而入。

后来他写了《上海姑娘》，这剧本，我是喜欢的。倒也不是说它在电影文学上有何等高超，而是它为我们当时写往事，写政策，带来了新的信息——新的人，新的事，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的新的方面。作者从他亲历和够得着的方面提炼出新的电影主题。其时北影的新班底新从苏联学习回来，正筹建新厂，一时没有合适的剧本，便把它拿去拍了。

真实的生活是如此美丽，动人，而我们的银幕则怀旧者多，局限于政策措施者多，板着面孔的教训者多……生活开始了它新的时期，文艺进入了新的时代，观众所希冀于银幕的，比之我们在解放区的广场演出，也大不相同。

这是事实，但这样的事实不容于“方向”！

这就使我们在“方向”上各触其礁。

张弦触礁，似乎并不直接由于《锦绣年华》和《上海姑娘》以及和什么人的关系，而是小说《青春锈》即《苦恼的青春》不容于当时。但生动活泼的年轻人早早就染上死板的公式，教条，成为某种观念的模式，使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逐渐疏远，直至气息不通，这不也正是我们当时谈论得很多的话题么？正是由于人们当时连锈迹也不承认，便出现了六六年的断裂！断裂不来自青年，但青年加深了这一场历史的断裂。

这些都是后话，当时只觉得关于他的不幸，实源于我之不德。由此而葬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，自谴和内疚，则又更胜于《电影的锣鼓》。此后张弦经受各种磨难，有时听说他在东北什么地方，后来则听说他在安徽的一个电影院扫地。这就是说，他是连作一个售票员也不配的了。1979年，他随安徽一个话剧团来京演出《心在跳动》，这从几种意义上使我感到安慰——他仍然心在跳动，而且写出了《心在跳动》，而且有人愿意演出，而且演到北京来了。这就标明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人一旦被涂上白鼻梁，说话便是很困难的。你说“心在跳动”，他就说“你的什么‘心’在‘跳动’呀？！”

好在这些都成为过去了。

如今轮到我第二次来为张弦的集子写序，我要说的话只是：我曾降灾于张弦，而且不只一次。一是他由“金相”而“社会相”，我没有劝阻，反而把他引入是非之地；二是文学亦自有坦途，写不出霞光万道，还写不出灯火通明么？但他却偏偏走上我的狭路，使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弄得来并潦倒而弗如！但灾难却使他从一个极单纯的工科大学生和只懂得“金相学”的技术员成长为足以自立的作家。《锦绣年华》和《上海姑娘》说明了他的前期，而《心在跳动》和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以及他近年来发表的小说，则说明了他的近期。题材范围扩大了，视野广阔了，对生活的思考也深入了，从而在艺术能力上也日臻成熟。象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这样的作品，他当年便使尽全身力气，也是决计写不出来的。

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和与它同时产生的另一些优秀作品一样，是我们的作家对其所经历的时代，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。同样也是我们的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文学的自由，固然有人把它用于招摇过市，牟取厚利，但亦不乏淡泊自守，如张弦之蜗居斗室，形容憔悴而志在牛斗者。在电影文学构思中，一件崭新而鲜艳的毛衣，一件破旧而挂在塘边树上的毛衣，一件姐妹二人轮流穿着的毛衣，一件重新作为聘礼并附带五百元钱的毛衣，“过去的日子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作者就是这样向我们提出了问题。靠山庄也有过它的繁荣，如今半锅稀粥，一块贴饼子，成了几双眼睛注视的目标！谎言与大话并传，文件被文件抵销！在菱花视为“报应”的，何止于菱花自己！种下没有籽实的葫芦瓢，能指望收成沉甸甸的瓜果么？于是出现了爱情的贫困。当人们指摘存妮与小豹子的私情不太文雅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不太文雅正是由于贫困的爱情呢？从小说到电影，主题得到深化。不文雅的爱情总归是爱情，而“把女儿当东西卖”却是奴隶交易！是对人的尊严的莫大侮辱！如果说生活的磨难把一个少女（荒妹）置于低沉，置于麻木，那么，它在另一方面却把菱花置于愤怒，置于爆发！菱花虽非主角，却是三十年来能够照出人们心灵的一面镜子。她是充满对新社会的感激之情走向生活的，希望和丈夫一起，改变贫穷落后的靠山庄。改变了没有？改变了。但“文件”又把他们推向难堪的境地！“文件”给了他们一个纯金锃亮的饭碗，但饭碗里却愈来愈空空如也！谁能认清这是什么缘故？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，菱花挣脱的枷锁如今又由她亲自套在荒妹身上！报应，这就是她的结论。因此，角色在震动观众之前，首先震动了贺小书自己。倒霉的是沈山旺，而承担其全部后果的却是菱花；生活是母亲的常务，而最困难的就是生活。谁能料想到一把稻草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！演员的天赋、才能，在没有和角色结合之前，它只是一种自在的因素。我们常说的演员创造角色，怎么创造？如果电影文学的基础是非现实主义的，人物只不过是

某种概念的化身，能创造出什么？在更多的情况下，我们看见的恰恰是虚假的现实主义在毁坏演员！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同时成就了两个演员——贺小书和沈丹萍，只能解释为她们的天赋和才能受到了电影文学现实主义的激发，其后又丰富了电影文学所提供的现实主义基础，成为银幕上可以称为人物的人物，角色的角色。

即此一端，对于张弦来说，亦可见令人不能平静的文学，也还得有个不能平静的人生。历史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人的专利权，也不问势之强弱，位之高低，时之顺逆。政治如此，文学艺术也是如此。势可以易，位可以移，时可以转。在五七年时能从那困顿的一群中看出中国文学的未来的，在我接触的老同志中，只有张光年。尽管他当时也说过些违心的话，但他看出了这点。

我没有学过高等数学，更不懂得数理逻辑。但我有过这方面的假想：两个负数相乘，得出的将是正数。在什么条件下得出正数，又在什么条件下得出的仍是负数，甚至是更大的负数，要看基因。“基因”在数学上并不存在，但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是存在的。因之负数相乘可以得出正数，正数相乘可以得出负数也是存在的。实例很多。

读者在读过这个集子之后，也许会同意我的“假想”，也许并不同意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反正只是“假想”。

钟惦棐

1982年12月23日凌晨

目 次

序.....	钟惦棐(1)
锦绣年华.....	(1)
上海姑娘.....	(49)
心在跳动.....	(91)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.....	(169)
青春万岁.....	(219)
后 记.....	(278)

锦绣年华

1954年，炎热的7月。

某高等学校的校园。太阳刚刚升起。花，盛开着，花瓣沾满露水。柳枝，随着微风轻轻地摆着，枝端在湖面摆拂，一片涟漪。蝉，快活地叫着。

镜头升起，观众逐渐可以看见运动场上活跃的人群。

一个青年跑过运动场，跑过小桥。他一面跑，一面跳起来摘那些高高的槐树的叶子，抓住一大把，闻了闻，又向空中撒去。他充满朝气，充满喜悦。

他翻过长满青草的小土山，走向那条宽宽的林荫道上。看见一对男女同学背对着他坐在路边的椅子上。

说话的同学长得很结实，宽宽的肩膀。他叫李昆。

“说不定的，”他说，“也许能分配到一块儿，那就会从工作中了解。……”

“干吗非得了解我？”女的说。她叫马娟娟，是班上最年轻的姑娘。“我要是不了解这个人，那我也不希望去了解他。”

“对我也这样？”

“你有什么特别？”

“难道你不希望我们分配在一块儿？”

“我希望——和大家都在一起！”她俏皮地说。

李昆握住她的手，但随即发现背后有人。

“哎呀！张雪！”马娟娟笑着叫起来。

“噢，我可什么也没有听见！……”张雪抢着说，“我是来通

知你们去开会的。”

“早知道了！”李昆说。

“看见唐文华没有？小马！”

“一刻钟以前——在图书馆。上那儿找他吧！”李昆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得了得了，对不起，我就开路！”他用大拇指捺了一下李昆的鼻子，“喂，你呀！”就急速地跑开了。跑得老远，又回过头来喊：

“喂，李昆！”

李昆回过头来，只见他用两只手张开又握紧地做着手势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抓紧时间！”他哈哈大笑起来，“……会了解的！”

“讨厌鬼！”马娟娟瞟了他一眼。

张雪只顾说笑，不留神竟撞在一辆自行车上；骑车的是一个不大熟悉的小姑娘。

“嗨，对不起！”张雪尴尬地说，一面把车子扶起，校正它的车把。

“这么忙干吗？”

“毕业了，马上要分配工作！”张雪欣然地回答，“懂吗？”

那姑娘：“嗨，瞧你——”

张雪穿过运动场。

“喂，开会你们知道不？”他向那几个正在练单杠的小伙子嚷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刚出的通知，快去看吧！”

一个球滚过张雪身旁。

打球的同学向他嚷：“劳驾！劳驾！”

张雪看球滚得太远，怕耽误他的时间，就一面跑一面回答：“劳驾，你们自己拣去吧！”

前面，又碰见两个同学，一个瘦长的和一个矮胖的。他们俩拿着一包零食，一面吃一面谈着。

“小胖子，真沉得住气呀，看见通知了吗？听完校长报告，就开联欢会！”

“有茶点吗？”

“有的是，馋鬼！”

这时两个姑娘走过来，其中一个头发梳得式样别致。

“哎，你们两个赶紧把二重唱再练一下，……”

“早就练过了！”她们说。过来毫不客气地抓起小胖子纸包里的东西就吃。

张雪也抓了一把，仰着脖子塞在嘴里就跑。

图书馆的阅览室里，唐文华正在看报。

“唐文华！”张雪冲了进来，冒失地叫了一声。寂静的屋子被惊动了。唐文华赶紧把手指放在唇上，张雪也不好意思地赶紧在他边上坐下来。

“告诉你，会提前了，上午就开。”张雪压低了声音。

“知道。还早呢！”

“主要的是：会一开完就宣布分配名单！”

“是吗？听谁说的？”

张雪挤挤眼睛：“谁！还有谁？保证可靠。我还得找人去哩！”

张雪跟着一个女同学走上一座假山。她是个朴素而漂亮的姑娘。

“徐燕来！也许很凑巧，把我们分在一块儿！”

“你说的要紧事情，就这个？”徐燕来笑了。

“不，……可是我看见你就想到这个。”

燕来微笑着，眼望着别处，说：“就快开会了，我得去换件衣服。”

“你快点，我给你留个坐儿！”

二

礼堂里，人已经快到齐了。吵嚷者、低语者、心地沉重者、相互赠予者，显得空气比平常有些异样。

“这儿有人吗？”有人问张雪。他坐在第六排，左右各有一个空位子。

“有人！”他把刚脱下的上衣放在座位上。

主席在台上讲话的声音，他宣布会议开始，校长讲话。

掌声。张雪也跟着鼓掌，一面焦急地往后望着。

有人想在张雪旁边坐下，他连忙说：“有人有人！”并且把刚掏出来擦汗的手绢放在另一个座位上。

校长讲话的声音：

“同学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已是个大学毕业生了，是个新生活的建设者了……”掌声。

张雪神不守舍地时时向后望着。

后排的座位上，坐着徐燕来，她也不时地朝后望着。

这时，门口出现了迟到的唐文华。

徐燕来向他招招手，他就走了过来，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空位子上。

“……同学们，跟你们谈些什么呢？所有应该告诉你们的，你们已经从书本上、你们的老师那里、党和青年团那里得到了。所以，在这里，我只想谈一谈我自己年轻时候的体会……”校长讲话的声音继续着。

唐文华望望徐燕来，她不自自主地望了望他，两人都笑了笑。

“燕来。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……咱们毕业得太快了！”

“还快吗？四年！”

“可是，……我甚至来不及好好地和你谈谈！……”

燕来领会了他的意思，嫣然一笑，转过脸去。

掌声打断了他们。校长继续讲着：“是的，我们要学会关心别人，而不要过于计较别人对你的关心有多少；要时刻不忘帮助别人，但却不要轻易地请求别人的帮助。对人家应该细致些、周到些，而对自己却不妨粗糙些，……”

张雪又向后看，他终于发现了他俩。燕来举手向他示意。张雪生气地把手绢放到口袋里，把上衣穿了起来。

“燕来。”唐文华低声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要能够分配到一块儿，那该多好！……”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希望。”

燕来又笑了。

“你呢？燕来，……”

“我怎么？”

“你也希望吗？”

“……不知道。”

校长在继续讲：

“……幸福和荣誉象沥青一样！是一种副产品。你专门去追求它，反会得不到的！”

学生们站起来，热烈地鼓掌，向校长致谢。

“现在，”主席宣布，“由毕业班同学代表讲话。”

人们又鼓起掌来。徐燕来站了起来，她显然有些紧张，但是

更兴奋，微笑着走向主席台……。

三

男生宿舍。一行扁柏稀疏地遮着一层楼的窗户。

一间屋子，传出一阵笑声。

“一人一斤糖，用挂号寄。头一个结婚的少一些，谁最后，请得最多！”一个年岁比较大些的学生，一边说，一边刷衣服。

“我不同意！你的立场和我们不同！”另一个说。

大家又笑起来。

另一间。

“喂，我说，刚才那个女高音可真不坏呀！她是一年级的文艺委员吗？”一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小伙子说，他在擦皮鞋。

“得了，你都快上东北去了，还打听这个干什么？炼钢厂找去吧！”这一个正把床底下箱子拉出来，拿扫帚扫去上面的浮土。

“随便问问碍得着什么？”

另一个在整理书籍讲义，他一面把那些不需要的书和杂志搁起来，一面说：

“处理旧书一举两得的办法是换糖吃。谁跟我一块儿去？”他提起这一捆书就闯进隔壁房里。

第三间。

这间屋子的主人是小胖子和他的同伴，他们桌上放着联欢会上带回来的瓜子、糖果。

小胖子向拎旧书的说：

“别去了，这儿有陈皮梅。”

瘦长的那个在双人床的上层坐着，他说：“小胖子，给我一个——不，我要香蕉，……”

第四间。

“果然把我分到工厂了。嘿，我猜的有八成准吧！”李昆说，他热得很，把背心也脱了，用毛巾擦着汗，多带劲！三班倒，发生故障，突击！三天三夜不睡觉，干哪干哪！刚闭上眼睛，就听见机器轰隆隆地响，通红的钢材呼呼地奔来奔去……”

旁边一个文静的小个子正在拿着针缀补什么，插嘴打断他说：“那准是你发高烧了！”

屋里另外两个跟着大笑起来，还有一个正趴在桌上写信，他不耐烦地喊道：

“天哪，别吵了！……马娟娟要跟你分配在一块儿，你不连房顶都掀翻了！”

大家都不响了。李昆生气地哼了一声。

写信的低低地念着：“亲爱的母亲，报告您一个好消息，刚才宣布名单，我分配到遥远的……”

最后的一间。

屋里很静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在下铺，是唐文华；另一个在上铺，是张雪。两个都仰面躺着——一个望着铺板，一个望着房顶。

过了一会儿。张雪说：

“这么说，咱们俩分到一块儿了。”

“还错得了！”

“设计工作。难道不好吗？”

“我也没说不好啊？”

“那……为什么好象有点不对劲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呀！”

“那谁知道呢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……我……我好象也有点……不对劲！”